

观众要的是不伪饰的“活人感”



近期,部分综艺节目凭“活人感”赢得人气,其中“不完美”的片段成了观众反复回看的“高光时刻”。“活人感”入选《咬文嚼字》2025年十大流行语,指在社交媒体或日常生活中展现出的真实、生动的特质,能给人一种“鲜活如生”的直观感受。耐人寻味的是它的对照词,同年入选十大流行语的“预制××”,则表达了人们对生活中标准化、流程化现象的一种调侃。两个词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一种集体诉求:当人工智能模拟的人类言行越来越逼真,“真”与“假”的界限变得模糊,人们越来越难分辨屏幕上的悲喜究竟出于真心,还是出于算法的精准计算,所以他们更渴望看到真实,寻找屏幕另一端确乎坐着一个有血有肉、有心跳、会出错的人的证据。

用剧集逻辑造综艺
“真人”被“秀”吞没

有“活人感”的综艺节目更有人气。很多人会问,综艺就是“真人秀”,本来就仗仗嘉宾的真实表现,“活人感”理应是与生俱来的底色,为何如今成了稀缺品?

要回答这个问题,得回到“真人秀”的概念上。这一形态自2000年前后由《老大哥》《幸存者》等节目掀起全球浪潮。这个定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内含裂隙:一方面宣称“未经安排”,一方面又离不开制作者预设的规则、机位的取舍与后期的剪辑。

仅这一条原因还不足以解释今日的现象。真实与虚构的张力自真人秀出现之始便存在,但失衡是近年才凸显的新问题。综艺创作模式愈发固化,头部创作被市场验证过的IP“安全牌”把控,综N代霸屏、创新节目难以突围,一档档真人秀被磨成可复制、可预期的模板。

不仅如此,“立人设”成了造星工业的常规操作,在流量与商业代言的要求下,艺人需要树立稳定、可辨识、能变现的形象,参加节目时只敢表现被反复演练的那一面。加上嘉宾的一言一行都被平台数据与广告商单绑定,“翻车”代价太高,给出安全无风险的反应就成了理性的选择。三股力量合流,促使综艺的编导用创作电影和剧集的方法创作节目:设置编剧、撰写剧本,设定人物、埋好冲突,连“名场面”的落点都提前算好,综艺赖以立身的“不确定”被一点点抽掉抹杀。

电影与剧集是“过去完成时的作品”,故事在开拍前已然定型,拍摄与后期不过是对既定文本的优化;综艺表现的却是“现在进行时的事件”,规则与情

境可以预设,人在其中的反应、互动与关系走向却无法提前确知。相应地,两者供人消费的内容截然不同:在剧集中,人物关系是叙事的工具;在综艺里,“关系”本身就是核心消费品,游戏的输赢无关紧要,要紧的是谁与谁结盟、谁在压力下暴露了真实性格。看清这一层,今日之困便清晰起来。当下的制作方大多以生产电影剧集的逻辑,去制造综艺节目本应“正在发生”的事件,把只能在现场自然生长的“关系”,预制成了可以被编写的剧情。人设滴水不漏、冲突精巧编织,每个表情、每次反转、每个环节,都被预先计算,“真人”就被“秀”吞没了。

真实靠不可重来的时间
与不可撤销的结果立住

“活人感”究竟靠什么立住?有两条,时间不可重来和结果不可撤销。比如《种地吧》靠时间出圈。该节目摒弃剧本,让十位青年在190多天里耕种140多亩农田。庄稼不会因为要赶拍摄进度就长得快一点,该抽穗的时候才抽穗;土地也骗不了人,一锄头下去就是一个坑,作不了秀。漫长的时间里,沾满泥点的裤脚、冻红的双手以及他们所收获的丰硕果实,都传递着奋斗的力量。尤其最新一季节目,青年重返第三季走访过的青海囊谦。随着镜头,观众看到经过一年时间深耕,盐田升级改造、芜根种植标准化体系建设、高原水培种植技术应用落地,切实体会到节目并非浮光掠影的“走过场”,而是真实记录了一片土地与一群人被时间一同改变的全过程。

《歌手2026》《乘风2026》乃至2026年各大卫视跨年晚会,靠风险出圈。全开麦、长直播,这些设置放大了演出的瑕疵,也把歌手临场的紧张、失误,连同现场观众被点燃、被感动的情绪,一并忠实地传递出来。直播意味着结果即时兑现、无从撤销,表演者的职业声誉与多年积累的口碑,都实实在在地押在了台上。一个音准的偏差、一次气息的紊乱,都无处遮掩。何况现场还有种种不可控的意外,音响突然出问题、身体状态临时掉链子、搭档配合失误,都可能在毫无准备时发生。正因为要冒这份风险,担这份不确定,台上紧张、担忧等情感流露,才不掺假,格外可信,也格外动人。

无论以漫长的时间考验人的真实反应,还是以极致的风险逼出人的真实状态,都把那些按节目效果最大化的逻辑本可被剪辑、被修饰、被优化的“无用瞬间”保留了下来,为观众津津乐道。

守住“活人感”
就是守住AI时代综艺的护城河

“活人感”最深的一重底色,即无法通过既定的生产步骤被“生产”出来。因为它是“关系”中即时发生的事件,只有当人与人实时互动、真诚敞开,才会自然生成。这就像一只翩飞的蝴蝶,你越想伸手将它捉住,据为己有,它反而会死在掌心,最终留下一具形态完好却毫无生气的标本。“活人感”亦然,一旦被当作流量密码刻意经营,便成了表演,鲜活随之流失。

“预制”泛滥后,千篇一律的完美让人审美疲劳,“活人感”反倒成了观众和业界竞相追逐的稀缺物,注意力自然向它汇聚,流量与商业价值也随之而来。可一旦被标了价,逐利的逻辑便会试图把这份稀缺纳入流水线、批量复制。这又会毁掉“活人感”之所以珍贵的前提。有些节目里,“活人感”沦为是一套可以照搬的表演。嘉宾“不经意”露出的糗态是提前设计好的,“临时起意”的争执写在剧本上。观众要的是“不期而遇”,节目给的却是“按图索骥”。一旦被识破,那点苦心经营的亲近感便土崩瓦解,只剩“以后不能被套路了”的警觉。

更隐蔽的一种问题,是借对瑕疵的包容之名,行降低专业标准之实,以“真实”掩饰“平庸”。观众本是出于对“活人感”的珍视,才肯宽容技术上的瑕疵。可这份宽容一旦被钻了空子,就成了免责的挡箭牌。唱功不足推说“要的就是真实”,制作粗糙美其名曰“接地气”,敬业与专业的欠缺,都被“活人感”三个字轻轻遮掩过去。观众的信任反被用来为那些本不该被原谅的问题开脱,长此以往,“活人感”也会被一点点用滥、做空。

把目光放远一步,守住“活人感”关乎综艺在AI时代的位置与尊严。当各视听门类纷纷被AI改写生产逻辑,综艺反倒是最难被攻陷的一块阵地。原因在于综艺是“正在发生”的事件,靠“不可重来”与“无从撤销”立身。而AI能写剧本、生成画面,却造不出一具会出汗、会颤抖、会被情绪出卖的身体;它的失误可以重置,承诺无须兑现,却给不出“结果一旦落地就无从更改”的那份郑重。怕只怕,综艺不等AI动手,自己先把“活人感”改成本宣科的表演,那无异于亲手拆掉唯一的护城河。所以“活人感”真正考验创作者的,是肯不肯把镜头交给无法预演的当下,肯不肯相信平凡普通的人自身就有打动人的力量。谁敢先冒这个险,谁就先赢回观众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作者:李政

不俗的《悬案》

电视剧《悬案》号称“悬”,但剧情不太“悬”,一开篇就让凶手大摇大摆地出现。作品最大的特色在于,将笔墨落脚在“人”上,特别是以文学笔法描摹悬疑剧中少见的记者形象。类型剧与导演个人风格之间产生化学反应,使其成为一部“文气”十足的作品,在同类创作中别具一格。

在《悬案》里,文学性不仅体现为“章回体”的叙事框架,更在人物塑造上发挥重要作用。白朗是悬疑剧中少有的“文人”,他与刑警施占军一文一武、一谐一正,在鲜明的性格对比中形成叙事张力。白朗本是都市报美编,数字化浪潮袭来,虽然外表“根本就不像一个记者”,但他主动转型,做起社会调查报道,发挥自己擅长人情世故的特点,帮助警方抓获毒贩、揭露黑恶势力欺行霸市、推动破获珠宝行抢劫案,进而写出一篇篇新闻报道,报道的标题正是对案件最好的文学提炼。剧集尾声,多年后案件告破,施占军请白朗操刀报道,镜头收束在白朗修改后的标题上,简练中透露着岁月的沧桑,意味深长。

白朗外表看似软弱,却有知识分子的风骨,他为了自己的文字据理力争,丝毫不落下风。某种程度上,白朗是“文心”的化身,追求文以载道,最终拨云见日。他敢闯贩毒险境,不屈服于霸权殴打,但亦有懦弱自私的一面,始终对因他文章蒙冤的李元杰心怀愧疚,却迟迟不敢面对——正是这样真实的人性打动了观众。当他走进李元杰的卤味店,说出那句“对不起”,弹幕上满是“泪目”。

反派徐亮的刻画亦有巧思,既有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白描,也有各种意象的隐喻。徐亮在家里当“煮夫”,哄孩子、织毛衣,为妻子和牌友们端茶送水,特别是牌友挑衅地将瓜子壳倒进他的塑料袋等细节,将其卑微的家庭地位表现出来。他出去倒垃圾,踉跄的脚步,绽放的烟花,万家灯火里飘出来的欢声笑语,映衬出他内心的孤独落寞,寥寥几笔,意境凄凉。当他冒险从老家地下挖出盗来的项链送给妻子时,让人想起欧·亨利的经典短篇《麦琪的礼物》。这几乎是近年来荧屏上最落魄的盗匪。

而此时的落寞,更反衬出“罪有应得”的故事主旨。夜里,他是犯下抢劫和命案重罪的嫌疑人,也是留下悬案的罪魁祸首。当他20多年后再前往观马县企图购枪抢劫,小城早已大变样。作品通过时空、人物、细节、色彩的对比,展现执拗的“大盗”如何被绳之以法,被时代抛甩,最终惨淡落幕,让人于唏嘘中,体会“正道直行”的人生真谛。

在悬疑剧创作“赛道拥挤”的当下,不少作品追求更离奇的案件,更有冲击力的场面,更复杂的人性,这种同质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审美疲劳。《悬案》则延续了导演牟丛擅长的多时空闪回、标志性的地域色彩与意象运用,在时代变迁中抒写鲜活而独特的人生,别有一番艺术底蕴。不过,刻意降低“爽感”的手法,也不可避免地提升了观看门槛,“劝退”了一些观众。作品的后续效应如何,让人期待。

据《人民日报》作者:胡祥

